說類卷之三

地理部

地名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爲名

長安城東出南頭名覇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見

三輔黄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宫謂其下有甘泉見戰

國策邯鄲屬磁州邯山名鄲盡也言邯山至此而盡以

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鄲見寰宇記金城郡一曰築城得

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城在京之西金西方之行望

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並見地理志此數條

皆人有問檢示之非特出也清波雜志

東蒙峯

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詩者妄引顓臾爲東蒙主以爲魯地老學庵筆記

崑崙山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群

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西南北一時
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汚者風至吹之衣則
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
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赬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
如粭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
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
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穟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奈
各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
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
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

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闕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仞一竭千仞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

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倉環水精火藻爲階有水水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躶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有葭紅色可編爲蓆溫柔如蜀毛有鳥名鴻鵝色似鴻形如禿鶖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雌雄相眄則生產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鴈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于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

推其毛長者高者翥萬里聖人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
幹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礰細如
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
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雲
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
龍或云龍常鬪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
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光著地堅凝可爲寶器燕王二
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

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
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
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
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舂此石爲泥泥通霞
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
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
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
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淸不至恒春一
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姦葉色如紺莖色如
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

列坐方國之賓莎蘿爲經莎蘿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鵠之轡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煉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也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週迴千里多大鵲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鵲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飢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駮駱如錦抑之片片則蓊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爲蜜

有氷蚕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如白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修眉長耳飱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内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

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遙道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筭歷劫之數而成丘阜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

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名金塵沙著樹爍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晃昱明粲也西有白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舄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仙所用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飢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狀梁去玄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爲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爲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耀謂之蒼芝熒火大如

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胐重頭垂自掛黑者如鳥至千載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日出入恒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如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遙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飢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嘗採食之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閒玉女居之四時
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
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九
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繞山以遊宴各舉四仲
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仲
秋律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
賢逊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
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
淸泠之淵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
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其上又有靈洞入中

嘗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採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來邀採藥之人飲以瓊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前便絕飢渴而達舊鄉巳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俱拾遺記

火山

吳中卑薄斸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

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钁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名軍尤爲異也老學庵筆記

洞天

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皆謂之天第一天屋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小有清虛天其次委羽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大高空明天其次太玄總眞天其次三玄極眞天其次寶仙九室天其次上玉凊平天其次珠明耀眞天其次金壇華陽天其次左神幽虛天其次成德隱玄天皆仙人所居也續博物志

岩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岩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黄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斸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昇致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斲爲賓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其應如響像眉毫修白骨氣龍鍾殆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

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主岩者能辨之自造像後
香火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遘三層閣不戴片瓦
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
磴險山徑峭拔游者有攀躋傴僂之艱及最上峯迴路
轉倏忽風景不同岩洞飛騖臺殿縹緲使人神觀軒豁
忘其罷憊周遭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蹬石鍾磬
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岩而
去尚餘不盡尾修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
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
有詩云狮峯龜嶺與龍嶼三處家山亦壯哉相去未逾

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蓋蕭公狆峯鄭公龜嶺黃公龍嶼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豫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陛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鄭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 游宦紀聞

山漂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州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

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山殆空行而過也老學庵筆記

水名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畧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灨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

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即沮漳合
流瀨上即漳瀨合流漳州于未曾目見鄣郡即西江合
流亳漳則漳渦合流雲夢則漳鄖合流此數處皆清濁
合流色如螮蝀數十里方混如圭璋之合詩云濟濟辟
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體之半也合之
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
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於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
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
牙璋判合之器也當于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
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即虎符之法也洛與

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夢溪筆譚

淮泗

唐李翺爲東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及沂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夢溪筆譚

濟水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煑膠謂之阿膠

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踈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趣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夢溪筆譚

黃河

黃河慶曆後初自橫隴稍徙趨德博後又自商胡趨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議開六塔河引注橫隴復東流周沆以天章閣待制爲河北都運使詔遣中官與沆同按視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廣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則齊與博德濱棣五州之民皆爲魚矣時賈文元知北京韓

康公爲中丞皆不主仲昌議而富韓公爲相獨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擊韓公然北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被大害遂竄仲昌嶺南議者以爲韓公深恨 石林燕語

香水

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述異記

瀛洲

瀛州一名䰟州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班

鼻端有角時鼓舞群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巒之觀飾以衆環直上于雲中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黑玉爲鳥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兎於地下爲機捩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泠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

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毎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拾遺記

潮汐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為海鰌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為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叔傅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峙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

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月行遲日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

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且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

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日雲麓漫抄

太液池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趙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一洲洲上黏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其名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籜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爲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籜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多紫龜綠鱉池邊多平沙沙上鵜鶘鷓鴣鵁鶄鴻鶂動輒成群俱西京

昆明池

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毎至雷雨魚常鳴吼鬛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西京雜記

昆明池中戈船樓船各數百樓船於船上建樓櫓戈船于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蓋照灼涯涘余少時猶憶見之 西京雜記

應潮泉

福州雪峯有應潮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纔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然四傍皆頑石惟當中有數沙眼

每潮上則涓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以爲海眼但其處高山巔不知何以能與海水相通也又湯院有泉凡四五泓其一當中獨冷如冰餘鼎沸引入浴室冷暖正得其中餘潤導以灌田爲利甚博蔣穎叔留題詩所謂及物孰爲多灌田一萬頃是也 墨客揮犀

蟹泉

莆陽壺公山有蟹泉在嵌嵓之側一杖大可容臂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縣遇旱暵即遣吏齋沐置淨器於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錢色紅可愛緣茅入器中戲泳俄頃乃去若遇蟹出雨

必霑足 墨客揮犀

鹽井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寛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栢木爲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釃水一如雨點設于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絶如此數月井幹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夢溪筆譚

鰻井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盤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卽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閒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嘗以劒劃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夢溪筆譚

鑿井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異衆星者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

納青木數觔於其中以辟瘟氣 泊宅編

閙城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閙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抑知厚地之別有天地也 酉陽雜俎

錢塘堤

錢塘江錢氏時爲石堤堤外又值大木十餘行謂之滉

古人事必有意不可輕改如此

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柱可得良杉數十萬杭帥以爲然既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爲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患杜偉長爲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爲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語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樂其利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歲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復可爲 夢溪筆譚

田

輝頊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麄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淺薄不亦宜乎

淸波雜志

土宜

地性含水土山泉者引地氣也山有沙者主金有穀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土山多雲鐵山多石五土所宜黃白宜種

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博物志

土產

陝西鳳州伎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州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荅曰漆栗筆蜜 墨客揮犀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

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
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
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
烟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
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
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
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
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
乘氣遺體受廕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
花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

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木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

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于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鶴林玉露

方俗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閒談曰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稻遼僧之談合如此　搜採異聞錄

甚得閩俗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為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當者墾山壠為田層起如階級每援引谿谷水以灌溉中塗必為磑以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崔嵬盡力耕

之詩蓋紀實也
處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添俸甚優而邑官常缺不補他官以職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則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予管勾常平季點到邑皆留數日亦無他苦大抵此地惟水最毒常以銅盆貯水須臾銅色微黑予每以大錫瓶挈佳泉以自隨損二夫之力足了數日之食虞策處瘴鄉有詩云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予謂果能如此何所往而不可豈獨禦瘴癘而已哉 俱泊宅編

俗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衣胞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

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致怒爭 墨客揮犀

說郛卷之三終

說類卷之四

帝王部

符瑞

堯爲仁帝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上于庭神龍見于宮沼曆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萐蒲生厨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是爲十端 述異記

帝王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濵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柄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列官彝倫攸敘乃命大禹疏川瀦宅有吴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

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色
毛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鸐其聲似鍾磬笙竽世語曰
青鸐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宮飛而
不行至禹平水土樓于山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
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賛至今不絕堯登位
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
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
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掛星查羽人樓息
其上群仙飲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西海之西有
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曨不

明夜則照燿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沉燃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于藪澤梟鴟逬于絶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戶牖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鷄于牖上此

遺像也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于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
及造化之始舜禪于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
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至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
應備焉舜葬蒼桐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
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土成丘墳此鳥
能反形變色集于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
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
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
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青石貞潔如珠服之不死帶

者身輕故仙人方廻遊南岳讃曰珠塵貞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有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計可行十里迷于晝夜既覺漸明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圖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人子是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

神即羲皇也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船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蕳子得其蜂船則其類也武王使畫其像于幡旗以為吉兆今人旛信皆為鳥畫則遺像也 俱拾遺記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旣有徵大亦宜然故曰瞤則咒之火花則拜之乾鵲噪則餧之蜘

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寳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寳也信也天以君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寳信不可以力取也 西京雜記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珓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珓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珓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憲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横兆謦欬如有聞葢記是也 石林燕語

年號

國家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寳九年改爲太平

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爲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爲天禧慶曆九年改爲皇祐嘉祐九年改爲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爲明道歸田録

萬歲

春秋後語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遺王書願以十城易之趙遣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呼萬歲又田單守即墨僞約降燕皆呼萬歲馮驩之薛召諸負債者合券乃矯孟嘗君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皆呼萬歲至秦始皇殿上上壽群臣皆呼萬歲見優孟傳蓋七國之時衆所喜慶於君皆呼萬歲後臣下以爲

定制

帝孝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聖光獻太后尤謹升遐之夕王禹玉爲相入慰執手號慟因引至斂所發視御容左右皆感絶將斂復召侍臣觀入梓宮物親舉一玉碗及玉弦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慟幾欲仆禹玉爲挽辭云誰知老臣淚曾及見珠襦又云朱絃湘水急玉椀漢陵深皆紀實也 石林燕語

好學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

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畫墁錄

好文

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琹棋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棋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訴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棋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虔祈蓋當時事也 石林燕語

眞宗聽政之暇惟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即有篇詠使近臣賡和故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看周禮三章看毛詩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復有御製讀史記三章

讀前漢書三首讀後漢書三首讀三國志三首讀晉書三首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讀魏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三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三首讀五代後唐史三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二首可爲近代好文之主也

青箱雜記

幼慧

神宗皇帝在春宮時極幼冲孫思恭爲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順助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微子紂

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上之睿明可謂聞一知十矣 東軒筆記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見蔡持正以虜大使衣服與在廷異上春秋少恐升殿驟見或懼前一日奏事罷從容言其儀狀請上勿以為異重復數十語皆不答徐俟語畢忽正色問此亦是人否確言固是人類但夷狄耳上曰既是人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石林燕語

親政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監察裏行淛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向書武亦自鄜坊

監察宰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
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
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因話錄

大度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僞諸國皆無甚難之意將伐蜀
命建第五百間于右掖門之前下臨汴水曰吾聞孟昶
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旣俘郎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復
命作禮賢宅于州南畧與昶等嘗親幸視役以煜江南
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
先請覲郎以賜俶二居壯麗制度畧侔宮室是時諸國

皆知在掌握間矣煜居後爲尚書都省僦居至錢思恭
惟演亦歸有司以爲冀公宮錫度院今太學其故地也
石林燕語

遠識

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夜後苑見牧豭㹠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改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冷齋夜話

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設諫官非吾子孫不刻在東京內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然山東出相山西出将古亦有此語其後王荆公首變法呂惠卿實爲謀主章子厚蔡京蔡卞繼之卒至大亂聖言可謂如日矣渡江後士大夫不復言僅見于邵氏聞見錄及長編漢高祖謂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淡耶聖人高見遠識固不可以小智測度也 雲麓漫抄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

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离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沈幾遠睹

漢祖直是無意太公非有

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謀畧

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沒其事劉原甫嘗代侯公說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蓋精于西漢者也然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相追逐一勝一負畧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於太公者廣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不顧此豈眞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有滅羽之計羽必不敢害大公也及殺龍且梟塞王欣分韓信彭越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寡援食盡故以

必取之策

中分天下啖之蓋察其爲人仁柔而貪仁柔則難于輕我貪則利于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使一不中而再其于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漢初從高祖者又有蕭公薛公樅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途也 避暑錄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脩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艱其選請于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

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
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弗
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
能荅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
之醻復者亦勌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
朝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
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
茅於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說累數千言上諭之曰
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
人鼾睡邪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

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爲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辨鸞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録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鍇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桯史

仁恕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恕如此 東軒筆録

聖主

寬恤

慶曆中郎官呂覺勘公事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别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澠水燕談

明察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為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當時匠者亦豈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因話錄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

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事訪于左右云御扆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東觀奏記

却玩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謂舊例有已在門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撲了卽與賞物令去又嘗觀鬪雞優人賞歎大好雞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因話錄

信任

太祖時郭進爲山西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尔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耳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于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歸田錄

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

沆之没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没二十年能使人主思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某因賛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元祐三年龍興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即日召赴闕會乾元節侍晏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東坡志林

切今
目事

勑誡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務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卿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 因話錄

用人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東軒筆錄

知人

呂許公夷簡爲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眞宗知其可爲

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爲郡守上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勑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爲翰林院學士萊州阿芸謀殺夫以爲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爲輔相自莊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劾而首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東軒筆錄

石介爲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儌爲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于上謂介可爲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棲楚也 儒林公議

嘉忠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于所事者無不面加奬激以至棄瑕録用故徐鉉潘慎脩輩皆承眷禮至如衛融張洎應荅不遜猶優假之故雖踈遠冦仇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若莫徐鉉爲詳太宗未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曆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

杼致慈親之慼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嘆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薨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東軒筆錄

舉直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畧云聞之道路陛下中官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無此事轍妄信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小官如此直言特與科名 澠水燕談

旌直

張伯玉皇祐間爲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眞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爲卿治裝賚日中旨三司

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爲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
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奬勵言官之意也
石林燕語

奬廉

祥符中有劉儞者久困銓調爲陝州司法叅軍廉愼至
貧及罷官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云
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未幾眞宗祀汾陰
過陝詔徵埜埜趍行在埜不奉詔上遣中使就埜家索其
所著得贈儞詩上嘆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貧
如此者使召之儞方爲江南幕吏至以爲京官知青州

傅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傅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司戶郎官 澠水燕談

抑競

眞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還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默然不許執政察所以乃知已爲伺察密報矣終眞宗朝其人不復進用眞宗惡人奔競如此 澠水燕談

保全大臣

范祁公質王祁公溥皆周朝舊相太祖受禪時質年四

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質罷八年薨溥二十年薨
雍容禪代之際疑間不生雖二人各有賢德然太祖保
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質性本褊急好面折人過然
以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饋獻皆不納太宗嘗論
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爲稱溥寬厚喜薦
導後進罷相時其父尚無恙猶尚執子弟之禮不廢子
貽永尚太宗女 石林燕語

優禮相臣

張僕射齊賢爲相時其母晉國夫人年八十餘尚康強
太宗方眷張時召其母入內親欵如家人余嘗于張氏

家見賜其母詩云徃曰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首詔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娑老福見兒榮貴祖宗誠意待大臣簡質不爲餙蓋如此也 石林燕語

禮遇詞臣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因話錄

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徃魏博賜麻制假

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餘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遂中寢東觀奏記

眞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云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眞宗禮遇詞臣厚矣澠水燕談

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院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眞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究儒先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

臣之盛古未有也　石林燕語

家法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暨講讀官講禮記講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三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

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任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臣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崮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有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廟庭稍冐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

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寛仁之法也至于虛己納諫不好田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啓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清波雜志

內儲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庫藏貯之別府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

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卽散府財募戰士以圖取復會晏駕乃寢後改曰左藏庫今爲內藏庫澠水燕談

惜費

此今日將作所宜知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爲短斵大爲小畧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覩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樑損須大木換易二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條截用模枋者以人立之兩傍但可以手模不可得見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嘉祐中脩三司勑內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卽此勑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元豐中趙伯山爲將作監太后

出金帛建上清儲祥宮內侍陳衍主其役請輟將作鎮庫模枋截充殿梁伯山執不與且援建隆詔旨惟大慶文德殿換梁方許用乃已邵氏聞見錄乃以晉邸內臣奏請且文其辭云破大為小何若斬汝之頭乎失其實矣 癸辛雜識

祈禱

徽宗將內禪旣下哀痛之詔以告于內攺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卽玉虛殿常奉眞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

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欽宗遂即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巳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如亳社幹離不既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纖人乗間有劍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淸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淸神霄九陽總眞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

念巳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
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升平
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
處閒寂願天賜[illegible]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
舊職獲罪當大以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
及眇躬庶安社稷之基太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
咸寧伏望眞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齎
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願告報
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呼禹湯罪巳其興
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于天矣按蔡絛國史後補載徽

宗教門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眞玉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眞人 桯史

巡行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縣寓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

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轍遍于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國指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璠膏之燭遍于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

席黃皖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燈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藕嵰州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氷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 俱拾遺記

宴遊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離委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人肌理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翦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戲弄楚辭所

謂折芰荷以爲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
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泥如紫色名紫沉菱食之
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巨槽帝曰檜楫
松舟其猶重朴況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爲
舟木蘭爲柂刻飛鸞祥鷁飾于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
歸乃至通夜使宮人爲歌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
手兮折芰荷涼風凄凄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
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于池上及乎末歲進諫
者多遂省薄游幸堙毁臺池鸞舟芰荷隨時廢滅今臺
無遺址溝池已平

漢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于闇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以下咸帶玄綬簪佩雖如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旗門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于輦上覺其行快疾耳中若聞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氊綈席地惡車轍馬跡之喧雖慼于微行晛宴民無勞怨每乘輿迄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于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

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諫于是焚
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佚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
焉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遊戲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
貴其不沉没也以雲母飾于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
木為虬龍雕飾如真像以挾雲舟而行以紫桂為柂枻
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
之士以金鎖纜雲舟使佽飛于水底引之每輕風時至
飛燕殆以風飄颻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游
倦乃迈飛燕後漸見踈常怨恙曰妾微賤何時復預纓

裾之游今太液池中尚有避風臺即飛燕結裾之處
靈帝初平三年遊于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以避
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遊漾使宮人乘
之選玉色體輕者以執篙檝搖蕩于渠中其水清澄以
盛暑之時使舟覆没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
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
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渠
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
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葉舒故曰望舒
荷帝盛夏避暑于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

前有成帝後有靈帝兩漢覆轍如一

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巳上三六巳下皆靚粧而解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因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畢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爲驢鳴于館扗又作鷄鳴堂多畜鷄每醉樂迷于天曉內豎競作鷄鳴以亂眞聲也乃以炬燭投于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熈中先所投燭處每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于此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倶王子年拾遺記

溺情

開元中後宮繁衆侍御寢者難於取舍爲彩局兒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夜宦璫私號骰子爲剉角媒人

宋高宗好養鵓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鵓鴿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個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補官

讀之悽然

妬能

人君不得與臣下争善晉宋間諸王至争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

于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東坡志林

譴辱

禮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也故不廉曰簠簋不飾汙穢曰帷薄不脩罷軟曰下官不職尚遷就為之辭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自裁曰子大夫有過吾不忍加刑焉故淫者更絶纓盜者更賜酒而甚于誅戮唐家待士不用廉耻姜皎官三品且有功猶杖辱之况簿尉乎故神

器屢撟蓋不養士氣于渾淪之中服其形而不服其心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此之謂也

隨隱漫錄

昏謬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奬政大革海內顒想庶幾慶曆元祐之治曾文肅爲相頗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淸臣爲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

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
感格危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
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
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初盛范
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禁中且陳平日趨向
謂非相蔡京不可上惕然亟召見曰朕且不次用卿遂
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
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脩是紛更也願
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
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享蹇序駁正

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自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邸獄責知淮陽軍范馴致尚書左丞云 桯史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下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大悅即日詔内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鷴畜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國享上之論興浸滛及于艮嶽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

識者以爲不祥益思江之忠焉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馭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自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群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

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禦槩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程史